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草木子卷四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中書臣王 增

謄錄監生臣王 宮

欽定四庫全書

草木子卷四

明 葉子奇 撰

談數篇

十室之邑必有數家居貨財而無數人能文學何天工  
輕彼之付而嗇此之施誠以文章學問迺乾坤之清氣  
也世人類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德則不務而文藝是  
輕是何世人之矯枉而過直也蓋文章學問是智德上  
事亦德也行處是仁德上事亦德也荆南高士戴如高

曰百家之中不下一二十家有錢粟而無一二人能文章可以見造物取與之輕重矣香之多者色減花之盛者實稀天地於是乎無全功矣唐以詩文取士三百年中能文者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韓柳二人而已柳稍不及止又一韓能詩者亦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李杜二人而已李頗不及止又一杜世之至寶非獨造物所惋惜而亦造物所難成嗚呼悽哉

人徒知李杜為詩人而已矣而不知其行之高識之卓

也杜甫能知君故陷賊能自拔而從明肅於搶攘之中也李白能知人故陷賊而有赦以能知郭汾陽於卒伍之中也

治世以中道高談道德者多失之疎卑談功利者每失之陋

文科舉其英武科舉其雄文武並用英雄陳力長世久遠之道也蓋文以程其智網羅收拾所以制治於未亂圖難於其易昧者不知欲舉而廢之豈知所以定天下

之機哉觀乎劉靈之於晉高尚之於唐可知矣

傳世之盛漢以文晉以字唐以詩宋以理學元之可傳

獨北樂府耳宋朝文不如漢字不如晉詩不如唐獨理

學之明上接三代元朝文法漢歐陽玄玄功虞集伯生是也

字學晉趙孟頫子昂鮮于樞伯機是也詩學唐楊載仲弘虞集

是也道學之行則許衡平仲魯齋先生劉因靜齋先生夢吉是也亦皆

有所不逮

唐之辭不及宋宋之辭勝於唐詩則遠不及也

宋朝有詩獄諸儒之過也夫子言詩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古人得意句如王荊公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黃山谷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皆警語也又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過正好對韓退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王荊公亦嘗云杜甫詩當面輸心背面笑可對其結交行翻手為雲覆手雨又溫公云石曼卿對長吉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句月如無恨月常圓皆

頗中的

真西山未第時將會試于行在道吾括約友人鄭達道  
同祈夢於梓潼廟下入謁於神遂擊其鼓題詩於上曰  
大叩則大應小叩則小鳴我來一扣動天地四海五湖  
聞其聲是夜得吉夢其年果中

賈似道當國時一日退居湖山有一蜀僧徘徊于其側  
問之曰汝為何僧對曰某詩僧也賈適見湖中有漁翁  
遂命咏之僧請韻賈以天字為韻僧應口對曰籃裏無



魚欠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幾回欲脫蓑衣當又恐明朝是雨天賈大器之

賈似道有異志有一術士能拆字賈以策畫地作奇字與之拆術者曰公相之志不諧矣道立又不可道可又立不成公默不語禮而遣之恐泄其事使人害諸途

宋樞密文及翁嘗詠一雪辭乃百字令其辭云沒巴沒鼻霎時間做出謾天謾地不問高低并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巽二只恁施威勢識他不破至今

道是祥瑞最是驚鴨池邊三更子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底此蓋譏賈相之打量也

呂文煥遊潯陽琵琶亭龍麟洲見之呂令賦詩麟洲即席為詩曰老大蛾眉負所天忍將離怨付哀絃夜深正好看秋月却抱琵琶過別船呂見之大慙蓋譏其負宋而降元也

宋亡麗水浮雲鄉有柳機察者為寇欲逼柳味道同起  
攻掠味道誓不為非義用寇怒縊之於松而脅之柳味  
道占一詩云國破家亦破年窮命亦窮浮雲諸逆賊送  
我上青松竟死於松下

宋會稽諸陵多發於楊搢統有林景禧唐王蟾親自收  
拾遺骨改葬於他處嘗有詩云昭陵王匣走天涯金粟  
堆寒幾暮鴉水向蘭亭轉鳴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一  
首云珠亡忽震龍蛇匣軒蔽仍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

瑶草四山風雨鬼神驚

趙仲穆者子昂學士之子宋秀王之後也能作蘭木竹  
石有道士張伯雨題其墨蘭詩曰滋蘭九畹空多種何  
似墨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遍天涯仲  
穆見而愧之遂不作蘭

吾括林君度先生家藏稚堂集不知何許人也其語有  
曰耕堯田者有九年之水耕湯田者有七年之旱耕心  
田者日日豐年又曰東家富財車馬接踵西家富德風

雪滿門又曰畫工數筆術者片言僧道一經一呪動博  
千金文士剗精嘔血不博人一笑吁士賤何獨在秦哉  
元世祖皇帝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  
株置於大內丹墀之前謂之撝儉草蓋欲使後世子孫  
知勤儉之節至正間大司農達不花公作宮辭十數首  
其一云墨河萬里金沙漠世祖深思創業難却望闌干  
護青草丹墀留與子孫看

梁王登寶位時自建康之京都途中嘗作一詩云穿了

襖衫便着鞭一鈎殘月柳梢邊兩三點露滴如雨六七箇星猶在天犬吠竹籬人過語難鳴茅店客驚眠須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峯都在前

至正壬辰丞相脫脫統兵征南淮兵甫及高郵荅麻奏天下亂皆由怨脫脫之故罷脫脫盜自寧息上入其說即軍中貶之脫脫釋兵奉詔赴貶所兵遂大潰大率皆歸紅巾相與為盜賊遂不可復制荅麻復矯詔殺之荅麻與脫脫初無讎恨但欲謀其相位杜其再來之路爾

邪臣謀身悞國遂至於此未幾荅麻坐配死或以詩粘  
國門曰蝦蟆水上浮雪雪見日消定住不開口汪家奴  
只一朝國事休矣雪雪荅麻弟也為御史大夫黨兄為  
奸定住緘默汪終日酣飲而已

韃韃啞御史春日與一轆者並馬出遊晉陽因戲贈以  
詩就鞍和袖綰絲韁也逐王孫出晉陽人笑但聞誇景  
物風來應解審笙簧馬蹄響處無芳草鶯舌調時有綠  
楊休道不知春色好東風桃李一般香此作不待吟諷

亦知其為瞽者之詩也

後至元間太師秦王伯顏專權變法謀為不軌貶嶺南  
道江西死於薦福寺遂殯於是有人以詩弔之曰人臣  
位極更封王欲逞聰明亂舊章一死有誰為孝子九泉  
無面見先王輔秦應已如商鞅辭漢終難及子房虎視  
南人如草芥天教遺臭在南荒蓋其在生出令北人毆  
打南人不許還報刷馬又欲刷子女天下騷動

伯顏丞相與張九元帥席上各作一喜春來辭伯顏云



金魚玉帶羅欄扣皂蓋朱幡列五侯山河判斷在俺筆  
尖頭得意秋分破帝王憂張九齡云金裝寶劍藏龍口  
玉帶紅絨掛虎頭綠楊影裏驟驊騮得志秋名滿鳳凰  
樓帥才相量各言其志

廉訪司官分巡州縣每歲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鼓  
迎送其音節則二聲鼓一聲鑼起解殺人強盜亦用巡  
尉司金鼓則用一聲鼓一聲鑼後來風紀之司職污狼  
籍有輕薄子為詩嘲之曰解賊一金并一鼓迎官兩鼓

一聲鐘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及元之將  
亂上下諸司其濫愈甚又有無名子為詩嘲之曰丞相  
造假鈔舍人做强盜賈魯要開河攪得天下鬧於此觀  
之民風國勢於是乎可知矣

浙東僉憲余闕字廷心按吾郡時中秋夜望月嘗作一  
詩題於分司官舍其詩曰玄武夕始正華月升秋旻徘徊  
出西陸照耀此甌閩金波何穆穆綠枝滿中輪餘波  
洞軒房紫蘭含微津皇天降豐歲王政亦已陳樂哉一

杯酒允矣同庶人此詩清婉藹然有與民同樂之意後  
為淮西宣慰守安慶孤城六年上下援絕淮寇益熾城  
遂陷府前有一大池自刎死於池妻子亦同死贈淮南  
行省右丞進平章政事謚文貞公其先河西人伊吾兒  
氏

程雪樓為閩守任滿歸民有獻箭旗者以百數公於內  
取其一聯云閩中有雪方為貴天下無樓如此高曹雪  
齋有婦人作竹枝歌一首曰美人絕似董妖嬈家住閩

門第二橋不肯隨人過江去月明夜夜自吹簫造語頗  
工

宋宮人王昭儀名惠清字冲華丙子北行題驛中有滿  
江紅辭云太液芙蓉全不似舊時顏色常記春風雨露  
玉階金闕名播椒蘭妃后裏歡承笑語君王側聽一聲  
鼙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銅駝恨何堪說對  
山河百二淚沾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轉闌山  
月問姮娥垂顧肯相容從圓缺中原士人多誦之但惜

末句欠爾

處之龍泉縣飛溪李君問妻萬氏守節不再適詠枕上  
綉梅詩曰洒洒英標別一奇歲寒心事有誰知妾心正  
欲同貞白枕上慙慙綉一枝至正乙未青田寇侵浦城  
西北隅徐嗣元女為所掠嘗作詩曰萬水千山去路賒  
青鞋踏破幾層沙登山絕頂重逢嶺渡水尤深又復涯  
鴈字只傳夫與子魚書難寄母和爺回頭遙望鄉關處  
雲下峰前是我家此詩寫其顛沛流離之狀語意悲切

至元十三年冬王師渡江至天台有千戶掠得一王氏婦夫家臨海人婦有美色千戶盡殺其舅姑與夫欲強脅之不可明年春遂驅以北行至嵎縣清風嶺婦乃嚙指出血題詩於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兒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此去幾時回兩行珠淚頻偷滴一片愁眉鎖不開今夜清風江上月存亡二字苦哀哉寫畢遂投崖而死至今此詩雨中尤可讀至治間官為之立廟以旌之永嘉五峰李孝光為之記

元至正間衢州陷龍游有一大家婦何氏為兵所掠裂帛題一詩云妾長朱門十九春豈期今逐虜囚奔失身無補君王事死節難酬夫壻恩江靜從教沈弱質月明誰與吊歸魂只愁父母難相見願與來生作子孫書畢即投於江而死吁誠可尚已

至正壬辰紅巾盜起江西吉安教城曠家婦為盜所得欲妻掠之婦乃先刃其子題詩於壁亦自盡聞者哀之詩曰涇渭能分濁與清妾身豈肯墮風塵孤兒未必從

他姓一女何曾侍二人白刃自傷心似鐵黃泉要見骨  
如銀深山落日猿啼處過客聞之亦慘神嗚呼烈哉

紹興路有一女子失其姓氏年及笄欲守志不嫁因秦  
王伯顏亂法欲刷天下子女其父母不獲已嫁之及定  
情之夕題一詩於壁上云我年一十有九面貌如花似  
柳父母逼勒成親只得歡喜忍受自小六根清淨如何  
一夜弄醜洞房花燭休休清風明月皎皎既寫擲筆而  
逝鄉里異焉



近時有一婦人姓張氏不知誰之女也善屬文嘗寄外  
兄弟一詩曰山之高月出小月之小何皎皎我有所思  
在遠道一日不見兮我心悄悄採苦採苦於山之南忡  
忡憂心其何以堪又一首云汝心金石堅我操冰霜潔  
擬結百歲盟忽成一朝別朝雲暮雨心去來千里相思  
共明月二詩美則美矣未免桑間濮上之音爾

姚牧菴學士致政於家年八十時夏日沐浴有侍妾在  
其側公因私焉公起妾前拜曰主公年老賤妾倘有娠

家人必見疑願賜識驗公因捉其圍肚題詩於上曰八  
十年來遇此春此春遇後更無春縱然不得扶持力也  
作墳前拜掃人公薨後此妾果有子家人疑其外通妾  
出詩遂解當時士大夫與其子交者皆傳誦以為笑姚  
公名鏞字希聲

虞伯生學士幼年過薊門酒樓題詩於壁曰連十八書  
其詩曰耳目聰明一丈夫飛行八極隘寰區劍吹白雪  
妖邪滅袖拂春風朽槁蘇氣集酒酣雙國士情如花擁

萬天姝如今一去無消息只有中天月影孤當時皆以  
為呂洞賓作也爭傳誦之

至順辛未間福建廉訪使密蘭沙求仙詩云刀筆相從  
四十年非非是是萬千千一家富貴千家怨半世功名  
百世愆牙笏紫袍今已矣芒鞋竹杖任悠然有人問我  
蓬萊事雲在青山水在天

白雲平章求仙於燕京西山頂一日適出滕玉霄訪之  
不值因戲題於壁曰西風短褐吹黃埃何不從我遊蓬

萊振衣長嘯下山去後夜月明騎鶴來竟不留名白雲  
疑呂仙過之朝野輻湊寵賚山積後知其玉霄題白雲  
公戒以勿泄厚賂之

箕仙所作多有所驗建寧鄭子晉為閩省理問所吏嘗  
問其功名之事有詩云獨駕扁舟下紫芝三山夜夜夢  
西歸不須更望長安道花老香山白板扉子晉不逾月  
而卒龍泉湯良臣赴金陵聘之後子嘗為其問所除有  
詩云此君出處底匆匆路入金陵似夢中見說椿花已

零落一生事業逐秋風時其父已卒果丁憂歸又胡仲  
淵正提兵取溫城適問他事其題詩云金甲霜寒十載  
秋喪師感國盡虛謀西風不作封侯夢此老安能正首  
丘讀者不知其所謂遂詰之曰此贈胡叅軍也次年胡  
移兵取建寧為叅政陳友定所擒死於福州

徐大山江西人尹處州龍泉縣嘗有一僧獻一楮衾并  
上以詩曰寒泉瀉出剡溪藤白勝秋霜冷若冰願比一  
廉清似水梅花紙帳伴孤燈大山見之大喜因與之宴

令一婢隔西壁而歌僧聞其曲韻悠揚因窺之乃一老  
婢天黥滿面醜不可狀因再作一詩云隔壁時聞一曲  
歌渾疑七寶帳中花瞥然一見翻成恨元出盧仝處士  
家

杭州經山寺僧至慧鉢積既充復欲還俗乃作一詩曰  
少年不肯戴儒冠強把身心赴戒壇雪夜孤眠雙足冷  
霜天剃髮腦髑寒朱樓美酒應無分紅粉家人不許看  
死去定為惆悵鬼西天依舊黑漫漫

松陽縣詩人程渠南滑稽之士也與僧信道元同齋食  
葷道元請渠南賦葷章詩應聲作四句云頭子光光脚  
似丁祇宜豆腐與波稜釋迦見了呵呵笑煮殺許多行  
脚僧聞者絕倒洛陽賈元禮嘗誦一士人詠手詩曰一  
唾功名在目前豈期搏虎奮空拳文章誤我終投筆志  
氣凌雲肯執鞭滄海釣魚終有日碧霄攀鳳看他年扶  
持社稷心中事要與蒼生解倒懸語甚警拔胡仲困在  
番陽參恩寧普參政軍事時嘗降箕仙問以時事有韓

湘子來臨題一詩於灰上曰乾坤清泰慶垂裳底事風塵撼八荒虎豹在闕天浩渺豺狼當道日蒼黃孔明有志能全蜀李泌焉能及盛唐堪笑湖山山上客紅塵兩腳為誰忙

明首座東南行脚僧也有母八十餘嘗肩擔而行至正間來遊鴈蕩山值母生日以飯一盂經一卷為母之壽而作偈曰今朝是我娘生日剔起佛前長命燈自米自炊還自喫與娘齋得一員僧



李黼字子威守江州日妖寇彭和尚攻之城陷死之其  
姪隨侍不去亦被殺先城未陷時嘗有詩云彌勒何神  
孕禍胎鼃鼃動地起風埃煙銷郡國民生苦血染江淮  
鬼物哀人世百年遭此厄天戈萬里幾時來石田也有  
藍田玉可惜同成一炬灰

鬼作晚翠亭詩云一徑入青松飛流澹晴綠道人晚歸  
來長歌振林谷山深不知求落葉下枯木須臾翠煙開  
月色照綵服

危太朴學士與范德機先生秋夜同步先生得二句云  
雨止脩竹間流螢夜深至喜甚既而曰語太幽殆類鬼  
作亦近似也

元將亡都下有罵王郎曲極其淫佚之狀豈桑間濮上  
之風居變風之極也

聖上有佳句云鳥啼紅樹裏人在翠微中深得詩趣  
皇太子作新月詩云昨夜嚴陵失釣鉤何人移上碧雲  
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徧九州真儲君之詩也

元朝初朱張二萬戶以通海運功上寵之詔賜鈔印令  
自造行用自是富倍王室及事敗死於京有贈以詩弔  
之曰禍有胎兮福有基誰人識破這危機酒酣吳地花  
方笑夢斷燕山草正肥敵國富來猶未足全家破後始  
知非春風只有門前柳依舊雙雙燕子飛

李公紀字仲脩號素行齋曰栖白晚年得薦於朝選授  
應天府治中階奉議大夫曾作詩云五品京官亦美哉  
腰間銀帶象牙牌有時街上騎驢過人道遊春去不回

予謂不回不若未回字不回字誠恐詩識後果然

近時有以張巡傳糊窓者有一士人見之而題四句於其右云坐守睢陽當豹闕江淮賴此得全安至今青史雖零落猶障窓風一面寒宋末宮中好養鵠太學諸生題之曰萬鵠盤旋遶帝都暮收朝放費工夫何如養取南鴈鴈沙漠能傳二聖書

昔宋丞相史彌遠薨已久一夕忽有人扣其家門曰丞相歸家人莫不怪之及入門升堂紗燈轎從皆具子婦

羅拜畢語話一如平生歷歷分付家事及去索筆書遺  
囑皆其手跡既而竟去人皆怪之久思不得其理忽一  
日悟曰乃宋室將亡陰盛陽微之兆也未幾宋果亡元  
亂之初處州薛氏子年甫弱冠早死一日其家僕上馮  
公嶺暑甚浴於溪次忽見所亡薛氏子戎衣躍馬帶徒  
而來遙呼其名僕甚訝之語卒囑曰汝歸告老官人我  
今上帝差我為西帝築建德城遂引徒從而去時國家  
初得嚴州又杭州士人久已卒忘其名其友於市遇之

語戒以勿泄且言當今皆是我輩人汝不信請試看即以袖掩其面潛見滿市皆無頭帶刀傷血淋漓之徒遂贈以錢而別又淮東一人其嫂氏久已死忽一日以事經泰安州見嫂氏配一屠者坐肆上遙相認聚話且留宿食臨別贈以行資一二物皆世所用者雖失記其名字殆與史相之事相類其亦陽微陰盛之兆所以鬼盛與人同也後元亦亡

雜俎篇

古之聖賢立心至公無我其官人之道必曰祿罔及私官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此其所以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也元朝天下長官皆其國人是用至於風紀之司又杜絕不用漢人南人宥密之機又絕不預聞矣其海宇雖在混一之天而肝膽實有胡越之間不過視官爵為己私物其視古聖立賢無方之道果如何哉不知天位天祿天以命有德寧能屯膏吝賞久蔽於漢人南人哉是以不及百年大亂繼踵而爵祿皆歸中

原之人蓋禍福乘除其數然也由是觀之人謀豈能奪  
天造哉孰若均平天施無有南北之分惟才是任惟賢  
是使譬之水澤使百川分流則大有所瀦小有所洩滔  
滔汨汨庶為悠久若使壅併防遏蓄而不洩及其潰決  
小則為災大則致敗必然之理也

治天下者不使利遺一孔亦必致敗豈惟名爵獨然末  
流之竭當窮其源枝葉之枯必在根本元朝末年官貪  
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恥之為何物其間



人討錢各有名目所屬始衆曰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齋發錢論訴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補得職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愛民之為何事也

元初法度猶明尚有所憚未至於汎濫自秦王伯顏專政臺憲官皆諧價而得徃徃至數千緡及其分巡競以事勢相漁獵而償其直如唐債帥之比於是有司承風

上下賄賂公行如市蕩然無復紀綱矣肅政廉訪司官  
所至州縣各帶庫子檢鈔秤銀殆同市道矣春秋傳曰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豈不信夫  
仕途自木華黎王等四怯薛大根脚出身分任省臺外  
其餘多是吏員至於科目取士止是萬分之一耳殆不  
過粉藻太平之具世猶曰無益直可廢也豈時運使然  
耶何唐宋不侔之甚也

元末有危素大樸江西人游京師專以倡鳴科舉無人

才為說以聳動觀聽人多信之彼固以文章德行自居也及夷攷之至正辛卯天下之亂能死節者惟彭城張桓安慶余闕江州李黻燕京陳子山皆舉人也危是時已累位至叅政獨首鼠皈降上以其失節屢辱之決以夏楚安置滁州而死嗚呼科目雖非古果不足以得人耶豈盡如或人之言也時人監此則可以省已

元朝甲寅年開科取士九成殿芝生

北人不識字使之為長官或缺正官要題判署事及寫

日子七字鈎不從右七轉而從左十轉見者為笑立怯  
里馬赤蓋譯史也以通華夷言語文字昔世祖嘗問孔  
子何如人或應之曰是天的怯里馬赤世祖深善之蓋  
由其所曉以通之深得納約自牖之義

俳優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識者曰若見永嘉人  
作相宋當亡及宋將亡迺永嘉陳宜中作相其後元朝  
南戲尚盛行及當亂北院本特盛南戲遂絕

北方自朱邪赤心起於唐季至李克用遂有太原之地

至阿保機起於木葉山其勢遂盛其子耶律德光受晉石敬瑭閭南燕門幽燕十六州之獻遂據之而建國曰大遼其勢與大宋並矣其後金興遂亡遼而逐宋據有天下大半而都汴矣及元朝又亡金而平南宋始混六合百有餘年而後江南得國蓋自朱邪赤心始盛至於元亡首尾將五百餘年此北朝興衰之一終孟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此之謂也豈徒然哉

達達即韃靼耶律即契丹大金即完顏氏生達達自虎林田地來其性至實無一毫之偽而上天以宇宙畀之而不畀之他部族其故何哉豈不以其極誠而無妄也極誠而無妄聖賢傳心之學也

初大元世祖命劉太保築元京城及開基得一巨穴有紅頭虫不知其幾萬世祖以問劉曰此何祥也劉曰異日亡天下者乃此物也

世祖既定天下從容問劉太保曰天下無不敗之家無

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誰得之劉曰西方之人得之  
世祖以八思麻帝師有功佐平天下意其類當代有天  
下思為子孫長久計欲陰損其福而泄其氣於是尊其  
爵至於一人之下萬民之上豐其養至於東南數十郡  
之財不足以資之隆其禮至於王公妃主皆拜伏如奴  
隸甚而為授記籍地以髮摩頂以足代馬斃子以脊極  
其卑賤及其既死復於西方再請一人以襲其位事之  
一遵其制其所以待之如此者蓋所以虛隆其至貴之

禮冀陰消其天下之福以延其國家之命豈知歷數不可以虛邀福祿為彼之妄得改歆為秀徒禍其身豈其然哉

世祖生子口啞即裕宗及壯當有室使其游都市使擇其意之所可者為妻獨指一屠人婦世祖即為娶之迺妲吉妃子也腹生二帝

都下受戒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室時時延帝師堂下戒師於帳中受戒誦呪作法凡受戒時其夫自外歸聞



娘子受戒則至房不入妃主之寡者間數日則親自赴堂受戒恣其淫佚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其流風之行中原河北僧皆有妻公然居佛殿兩廡赴齋稱師娘病則於佛前首謝許披袈裟三日殆與常人無異特無髮耳

僧之有舍利由其心源澄寂澹然無欲秘耀含靈真積力久氣血精華結而成之也故及其火化炳然獨存

聖燈名山大者徃徃皆有之世人多歸之佛氏之神

如眉縣峨眉山成都聖燈山簡州天光觀衡山聖燈岩  
匡廬之神燈岩明州天童山高麗之太白山數處聖燈  
時現蓋山之精英之氣發為光怪爾

山發白銀亦有光人跡其光而求多見鑛脈

一珠之大者光猶照乘况名山為寶藏興焉之所寧獨  
無光怪焉

石韞玉則氣如白虹石生丹砂則光如紅霞皆其光晶  
之著也

前后黄金如玉莽末年省中尚有六十餘萬斤後世黄金絕少由其所耗之途廣也金一為箔無復再還元矣玉為寶中至貴且以一身求之天地之理玉則髓也金筋也石骨也水血脈也草木毛髮也土肉也山頭也澤腹也蓋髓為一身元氣所以為至貴也故君子比德於玉行則必珮抑有旨哉

人之食性亦有不同者如文王嗜昌歠曾嗜羊棗屈倒嗜芰是也其同則膾炙也

北人殺小牛自脊上開一孔逐旋取去內頭骨肉外皮皆完揉軟用以盛乳酪酒湏謂之渾脫

打捕鷹坊萬戶府歲用喂養肉三千餘萬斤

海東青鵠之至俊者也出於女真在遼國已極重之因是起變而契丹以亡其物善擒天鵝飛放時旋風羊角而上直入雲際能得頭鷲者元朝官裏賞鈔五十錠

蒲萄漢張騫使西域中國始有種西瓜元世祖征西域中國始有種

剛叔王先生出葡萄二顆各食一顆先生曰千顆如一  
顆予曰萬年如今年王則因此而識彼予則因徃而知  
來

或問日生月落古今異乎曰同也雲白山青古今異乎  
曰同也夏葛冬裘古今異乎曰同也曰天同也地同也  
人同也人寓形於天壤之間特須臾耳宜流浪大化之  
中以順其同焉可也

飲酒者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

脈勇怒則面青骨勇怒則面白血勇怒則面赤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暗風氣多聾木氣多偃石  
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多脾丘  
氣多疔衍氣多仁陵氣多貪

匏瓠牛踐苗則子苦

蛇怒時毒在頭尾

凡冢井間氣秋夏中之殺人先以雞毛投之毛直下無  
毒迴舞而下不可犯當以酒數斗澆之方可入矣

蠼蟧短狐踏影盡皆中人古人避影為此

畫彩佛像鑠目放光或言曾青和壁魚設色則近日有  
光畫神鬼目隨人轉點眸極正則爾

北魏崔劭曰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鳥之一長狐性  
多疑猶性多預可謂獸之一短

甲虫影伏羽虫體伏

食草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

齧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

無角者膏而先前有角者脂而先後

食葉者有絲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飲者蠶飲而不食者  
蟬不飲不食者蜉蝣屬卻行蜻屬紆行蜻蚋屬注鳴  
蜩屬旁鳴發皇翼鳴蚣蜥股鳴縈原胃鳴

蜩三十日而死

鱣魚三月上宮於孟津

鷓鴣向日飛

鳳骨黑雌雄夕旦鳴各異其雄聲其雌音雄鳴節節雌



鳴足足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秩

麒麟牡鳴曰逝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助夏鳴曰養

綏

鼈無耳為守神

虎五指為羆

魚二十斤為蛟

武陽小魚一斤千頭

蛇有水草木土四種

孔雀尾端一寸名珠毛

鶴左右腳裏第一指名兵爪

蜀郡無兔鴿江南無狼馬

朱提以南無鳩鵲

鵲楚鳩所生

螺不滋乳

瓜瓠子曰犀胡桃仁曰蝦蟇

蝦蟇無腸

龜腸屬於頭

科斗尾脫則足生

鳥獸未孕者為禽鳥養子曰乳

蛇蟠向王鵲巢背太歲燕伏戊己虎奮衡破乾鵲知來  
猩猩知往鶴影抱蝦蟇聲抱

蟬化齊后鳥生杜宇

唐鄭復禮言波斯舶土多養鴿鴿能飛行數千里輒放  
一隻至家以為平安信

鸚鵡能言衆鳥趾前三後一惟其四指齊分凡鳥下臉  
脫上獨此鳥兩臉俱動如人目舌亦如人

夜行遊女惡鳥也夜飛晝隱如鬼神凡人飴小兒不可  
露處小兒衣亦不可露晒毛落衣中當落衣中為祟或  
以血點其衣為誌或言產死所化

鬼車鳥相傳昔有十頭能收人魂一首為犬所噬秦中  
天陰時有聲如力車鳴

訓狐惡鳥也鳴則後竅應之

獅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舊說蘇合香獅子糞也

象性久識見其子皮必泣牙生理必因雷聲象膽隨四時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龜無定體也鼻端有爪可拾針肉有二十般惟鼻是其本肉惡聞大聲耳後有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胸前小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體重象孕五歲始生

虎鬚治齒齒痛拔挿齒間即愈虎殺人能令屍起自解

衣方食之虎威如乙字長一寸在脇兩傍皮內尾端亦有之佩之臨官佳能役俵鬼解衣

馬四歲兩齒至二十歲齒盡平戎馬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猪槽飼馬石灰泥槽汗而繫門三事落駒

牛有獨肝者食之殺人相牛法岐胡有壽膺匡欲廣毫

筋欲橫

蹄後筋也

常有聲有黃也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無

壽睫亂觸人銜烏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力溺射前良牛也疎肋難養三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六齒六歲以

後每一年接脊骨一節陰虹屬頸陰虹雙筋自尾屬頸也

犀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角之理物似百物犀角通者是其病角有鳩處必有犀也犀三毛一孔

狼作聲諸竅皆沸腔中筋大如鴨卵如織絡小囊虫所作也狼糞烟直上烽火用之

獬狔飲其血可以見鬼力負千斤笑則上吻掩額狀如獼猴作人言如鳥聲能知生死血可染緋髮可為髮

鯉脊中鱗一道每鱗有小黑點大小皆三十六鱗唐制  
取得鯉魚即宜放賣者杖六十

石斑魚好與蛇交

鯊雌常負雄而行漁者必得其雙雄者少肉鯊十二足  
殼可為冠尾可為小如意也

璫瑁虫不再交者虎鴛與璫瑁也

鯢魚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如草葉  
覆身張口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小兒峽中人食之



先縛於樹鞭之身上白汗出如構汁去此方可食不爾有毒

蚌當雷聲則瘕

一曰痢

蠨腹中有稻芒長寸許八月向東輸與海神未輸不可食

菟國出百足蠨長九尺四螯煎為膠謂之螯膠勝風喙膠也

蟪蚌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強八月能與虎鬪虎不勝隨

大潮退殼一退一長

奔鯨一名濁非魚非鮫色如鮎有兩乳在腹下雌雄陰陽類人頂上有孔通頭氣出嚇嚇作聲必大風相傳懶婦所化殺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歡樂之處則明即江豚也

蛤蚧候風雨能以殼為翅飛

擁劍一螯極小以大者鬪小者食

寄居殼似蝸一頭小蟹一頭螺蛤也寄在殼間常候蝸

開出食螺欲合遽入殼中

牡蠣言牡非謂雄也介虫中惟牡蠣是鹹水結成也

數丸形似彭蜺競取土各作丸丸數三百而潮至

顛當巢深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大如榆筴常仰扞其蓋伺蠅蠖過輒翻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並無絲隙可尋也其形似蜘蛛

冷蛇申王有肉疾腹垂至胛玄宗詔南方取冷蛇數條賜之蛇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

數約夏月置於約中不復覺煩暑

度古似書帶色類蚓長二尺餘首如鎗背上有黑黃欄  
稍觸則斷常趁蚓蚓不復動乃上蚓掩之良久蚓化惟  
腹泥如涎有毒難喫輒死俗呼土蠱

蚰蛇其膽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

蝗或言魚子變近之美食穀為災由部吏侵漁百姓所  
致虫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儒吏也

松今言兩粒五粒粒當言鬣五鬣松皮不鱗松命根遇

石則偃蓋不必千年也

竹花曰獲死曰筍六十年一易根則結實枯死

桃枝竹以四尺為一節木瓜一尺一百二十一節木蘭  
去皮不死荆木心方

豆以二七為扶粟累十二為寸

柿俗謂柿樹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虫五  
霜葉可翫六嘉實七落葉肥大

赤白櫟大者為炭復入灰汁可以煮銅為銀

構穀曰久廢必生構葉有辨曰楮無曰構

黃楊木性難長世重黃楊以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沈則無火取此木必以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為枕不裂

陵霄花中露水損人目

胡椒出南海其苗蔓生極柔弱葉長半寸有細條與葉齊條上結子兩兩相向其葉晨開暮合合則裹其子於葉中

革撥出海南苗長四五尺莖細如筋葉似蕺葉子似桑

堪

瓦松土木氣泄則生

博邪在屋曰昔邪在牆曰垣衣生於久屋之瓦又本草  
瓦衣謂之屋遊

瓜惡香香中尤惡麝一或該之一帶不實

菱四角三角曰芰四角曰菱

金燈一名無義草花葉不相見合離根如芋魁有游子  
十二環之相須而生而實不連以氣相屬一名獨搖一

名離母

茄欲其子繁待其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子必繁也俗謂之嫁茄

木中根固柿為最俗謂之柿盤

蝦姑狀若蜈蚣管蝦

鷺警鷓鴣壓災孔雀辟惡

烏賊魚墨汁為書如淡墨有為偽券以脫人者當知之  
經年墨消



二至前後垂土炭於衡兩端輕重均陰氣至則土重陽氣至則炭重又云政治感低昂猶鐵炭低昂可信也蓋以鐵易土爾

古人之節抑有義焉如元旦上巳重午七夕重陽皆以奇陽立節偶月則否此亦扶陽抑陰之義也至於元夕以燈花朝以花中秋以月皆以望日此特因其時物之盛者爾

蠓飛磴則天風春則天雨

竿影上元豎一丈竿候月午影至七尺大稔九尺一丈  
有水五尺歲旱三尺大旱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矣家業  
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  
也戒之哉

貴而忘賤災自驕生迷而不返禍因感起貴驕敗之端  
也富奢衰之始也甚漸必大費過恠必多亡失乎中道  
也

人生平能懲忿窒慾心氣沖和葷酒不昏情氣不亂故久而血白也

諺云寧人負我推而大之忠恕之事也毋我負人守而固之知命之事也忠厚之道也寧我負人毋人負我者反是

大抵知是非少計利害者儒人也知利害不計是非者吏人也是非理也利害事也

漢末三互法拘忌至姻聯所謂國將亡必多制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千古赦刑之折衷也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千古明刑之折衷也



草木子卷四